



特邀专家 王玉林

王玉林，致力于泰山文化的研究，已出版作品集《俳谐杂说》《泰山——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》《泰山青松范明枢》《官箴碑》《大宋遗梦》。



特邀专家 周宇

周宇，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，主要从事泰山历史文献研究，至今已出版《泰山志校证》《泰山与中华文化》《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》等著作。



特邀专家 山里人

刘水，旅游从业者，长期致力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和传播，擅长旅行写作与摄影，出版了《泰山》《泰山文化》《泰山自助游手册》等多部书籍，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大量游记散文和摄影作品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Hi泰山”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同行

◎画蛇者说

苍苔屐齿(十九)悬空寺

明代有一位郑洛，与我们的老乡萧大亨是朝里的同事。郑洛有一首《过悬空寺》：

石壁何年结梵宫，
悬崖细路小径通。
山川缭绕苍冥外，
殿宇参差碧落中。
残月淡烟窥色相，
疏风幽籁动禅空。
停车欲向山僧问，
安得山僧是远公。

据说悬空寺，以前被人称作“玄空寺”。悬在空中的一座

寺，怎么能叫“玄空寺”呢？道家那个“玄”，“玄”之又“玄”。

民间有关于悬空寺的民谣曰：“悬空寺，半天高，三根马尾空中吊”。旅行家徐霞客叹其为“天下奇观”。今人把悬空寺的建筑特色，归纳为三个字：奇、悬、巧。2010年12月，《时代》周刊公布全球十大最奇险建筑，悬空寺与“全球倾斜度最大的人工建筑”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市的“首都之门”、希腊米特拉修道院、意大利比萨斜

塔等国际知名建筑同列榜中。

刘兄一直认为，古人不比今人笨。例如悬空寺，你让今人不用现代科技，不用现代设备，凭空造一座寺庙试试。试问有几个能做到？

悬空寺下面的桑干河，让我想起丁玲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。丁玲文采斐然，文字绚丽。

我们到达悬空寺时遇雨，潇潇秋雨中仰望悬空寺，朦胧迷离，你别说，那感觉还真有点“玄”。

◎邮书岱说

碧霞祠：从钦工重建到民间募修

泰山碧霞祠自明代被纳入皇家祭祀体制后，其祠宇悉由朝廷掌控，每次兴修皆颁诏发帑以行。入清后雍、乾两次大修，更由皇帝亲遣内府大员，督工办理，御制额、碑，以显规格。所谓“庙皆钦工，以故巍然常新”（清张廷龄《重修万仙楼碑记》语），神祠俨然成为皇家禁地。民间资金只能投掷殿内，由官府清理后，作为岁修补助。故明清（前中期）香社虽盛，却绝无参与碧霞庙工的记录。但此状况，至清后期渐生改变，由于国衰财拮，每次祠宇维修经费之奏请，往往报批复杂，核销困难，地方官吏为避周折，遂将请帑改为官捐，如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护理山东巡抚、布政使讷尔经额《重修岱顶碧霞祠

记》称：“周视祠宇，殿角残缺，西庑就圯，然未合遽请帑金，专章入告也，命有司即时营缮。”此次修维资金之来源，根据碑阴措施题名，参与者自讷尔经额、盐运使王检至济东泰武临道、济南、泰安知府，历城、泰安知县、东平知州等，共16名，全部系自省道府州县各级官员。故虽非朝廷敕修，但官方色彩仍非常明显。但再往后时，工程募捐对象便由官吏下延至民间，《泰安张氏家谱》卷四《大学生京耀公墓表》云：“公素性俭朴，撙节爱养，旋成富厚。……（道光）十九年修泰顶庙，邑尊姜谕公输钱叁拾仟，公皆踊跃争先，殷勤将事。可不谓义乎？”此次庙工，已广募岱下富户，为此前未行之举。斯后兴

工虽屡请帑，但民间资金无疑成为一项重要来源。到了光绪末期，终有香社不假官府，自行承包修葺工程。本年《重修碧霞祠记》云：“盖闻泰山之灵，遐迩昭著，每值岁首，香客云集，惟正殿后碧霞元君圣像以及两配殿眼光、送生娘娘、灵官大帝、山门内外四帅四将，风尘满面，衣冠残破，目睹心伤，亟欲修补，但以钦工重地，未敢造次。适之好善诸公，金云无非倾者扶之，残者补之，藉旧增新，以肃观瞻，未谓不可。”此碑虽以祠为钦工重地，谦称己所修像仅属小补，但公然立碑庙庭，前此六百年中从未有之，显示朝廷的影响力已大为减弱，此一神圣空间呈“官退民进”之势。

◎捕风捉影

一树树的花开

“我个人有一个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法则，自然描写本身就非常难，比描写其他东西更容易显得平淡无趣……”这是我在《山中最后一季》这本书里读到的一段话。

这段话是普利策奖获得者、斯坦福大学创意写作课教授斯泰格纳说给书中的主人公——巨杉和国王峡谷的巡山员蓝迪·摩根森听的。他希望蓝迪写作时“跳脱空泛的言辞”，不要“将头埋在仙境里，只是做些空泛的思考和感受”，而要“仔细观察你脚下的石头、蚂蚁、阳光和阴影”，在字里行间充分描写对大山和荒野的“丰富感知”。

住在山脚下，对于这段话的意思我是感同身受的，但是真要把观点付诸行动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别的不说，就说我在三月里遇到的，眼看着山脚下的花次第开放，我分明想说些什么，可是怎么说呢？还是“姹紫嫣红”或“绿肥红瘦”吗？还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或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吗？但是除此以外，我又能写些什么呢？

从山脚下路过，看到开在人家院子里的紫玉兰，我试着写下一段文字：隔着好几户人家的山墙，就看到那棵紫玉兰，千朵万朵的花，像一片云霞飘落在山脚下的村落中。路过村子时，光线

暗了，村里的路又七拐八拐，我没能绕到树下去看。我想这棵紫玉兰该有岱庙里的那棵玉兰一样老吧？兴许它们还是在一个年代栽种的呢，那样它们就可称为“姊妹树”了。也不知道花在谁家开，每年这个时候，一天到晚守着这样一树花，树的主人会是什么样的陶醉呢？有风有雨的夜晚，梦里也会想着“花落知多少”吧？写到这里，我停下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了。这样的语言，不是一样的“空泛”？

拍些花的照片发给为疫情所困的同学，同学艳羨道：“花团锦簇，桃谦李让。寂寞无主，芬芳只归你！”属于我的芬芳，难道只能以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为托词吗？

恰好我从网上订购的《秋与春》到了，像蓝迪一样，著者谢尔古年科夫也曾是一位护林员。不是一样描摹春天吗？看看他是怎么写的呢？

“接骨木的树枝上孤零零地挂着一颗露珠。我凑近了它，看见了我自己和映照在它里面的整个世界：森林，树木，一棵白桦树。”前天下雨，我刚刚拍过梅花上的露珠，也看见过露珠里面的自己和世界，但是我没有想到“只有变得像水滴那么小，你才能装得下这整个世界”，也没有想到露珠悬挂夜里映照天

空，将星星聚集到它里面来的情景。我在拍摄时，不小心碰到了树枝，感觉到了溅落下来的露珠的沁凉，但我也没有像他一样，“经不住诱惑，用舌头舔掉了这颗水珠，吞下了整个世界。”想到那颗水珠“它在那里，在我的身体里”，他就感到幸福。但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他用手摸自己的肚子，“突然感到害怕——可千万别怀孕啊！”我不知道，一个人对于自然的感知、与自然的关系，还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啊？

也许是我与大山，与春天，与山下一棵棵花树之间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，没有达到不分彼此？也许我应该变成一树花，头上顶一树枝，等着山雀一朵朵啄吮花朵中的蜜源？但是蓝迪却把山视作自己的生命，他说：“没有山，我什么也不是。”他还说：“我所有的人性，都来自与山野的往来。”而且他的生命，最后是神秘地消失在大山里的。

“春天扰乱了我的心，使我激动、不安，在我心里制造了矛盾的思想……”这样的语言，你很难想象会是出自一位从森林里走出来的俄罗斯作家。但是春天就是这样，闪闪烁烁，充满诱惑。当你试图描摹她时，要小心你的文字随着一树树的花开，不知不觉间变成了“花间词”。